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出

見

二

齊

月 錯 炎 三 十 炎 昔 二  
南 漢 伍 氏 開 離

史見卷一

嶺南遺書

新寧 陳遇夫 交甫撰

周室封建

封建古制也夏商以前闕其文秦滅其典漢以後失其法  
後世遂以周之積弱失在封建不知東周之弱而不亡者  
封建之力而西周之亡非亡於弱亡於彊也鎬京土沃而  
俗武據千里形勝之地以東制百七十五里之諸侯何  
患弱哉周之制自天子諸侯下至卿大夫士田祿有常數  
庶人一夫百畝皆有定分列國所貢則因其土之產而王  
國所無者以供祭祀燕饗之需非若後世征山海權百貨  
之可以羨餘進也苟天子多求之勢將無所出今觀雅詩

所載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噫亦甚矣諸侯知力之不足以供而懼禍之先及故相率而不朝其詩曰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諸侯之不朝非故爲抗也周激之使然也史稱彝王下堂見諸侯王室始卑而猶能北伐太原至於兪泉獲馬千匹而歸使王室卑其能遠事征伐乎及厲王流彘周召共和天下諸侯不聞有乘間覬覦者嗚呼使無封建則匹夫羣起之禍不待秦二世矣東遷而後失形勝之地上無賢君下無良臣紀綱不立內難屢作寄命諸侯安得而不弱不然商之諸侯不減於周而不聞商之失於積弱蓋積弱非關封建明矣夫古未

有紀綱不立而可以國者也東周之紀綱不立而猶綿延數百年則封建之力也而豈封建之失哉

### 唐志論

予讀唐志而知三代之可復也三代良法皆本於井田而後世所畏爲難而不敢爲者乃唐制固近之唐授田之制丁男人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老疾及寡遞減之鄉田有餘以給比鄉縣田有餘以給比縣其更易也以十月歲終具民之年與地又計來歲之民地課役以報度支其仕者內官給祿外官亦予田至府衛之兵則一寓之農聯以火隊鉗鋸斧鑿槽幕羈絆皆有定數其事若甚繁然自唐行之百餘年不見其繁而祇覺其易兵雖多而

不費官不濫而易祿其時風俗淳美外戶不閉行千里不  
齎糧刺史縣令惟以年豐民安爲上考訪遺逸勸農桑行  
鄉飲酒禮而已嗚呼何其盛也唐承兩晉五代大亂之後  
典制蕩然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雖勵精爲治而學術未醇  
房杜救時之相耳乃因周隋舊制更張而綱紀之所及已  
如此况聖君賢相講求先王之治者哉大抵先王之治安  
民而已其立法也始雖若繁難然法立而民安之故可經  
久而無弊後世之法其始雖若簡便而易行然法立而民  
不安不安則奸僞起奸僞起則變法以防之防之術益多  
而奸僞益甚蓋愈煩愈弊以迄於亡必然之理也噫後之  
冥悍者無論已卽讀書談道之士亦多惑於流俗之言而

以師古爲迂見七國之發難則以爲封建不可行見新莽之分田則以爲井地不可復此與因噎廢食無異悲夫後世有意先王之治者考唐室之制而變通之用其善而去其弊亦可以治天下矣雖謂三代不遠可也

### 項羽本紀論

史正名分之書也而難於正亂世之君臣史失其正然後正統之論作歐陽子之進奏隋也以其一統也其進魏與梁也以其時無如是之強者也夫苟視強者而歸之統則正統之論可不作也章子霸統之說謂篡弑暴亂與偏安而非其正者不可與三代並也故別之爲正統霸統霸統云者猶曰非其正耳而蘇氏又從而非之曰正統之名猶

曰有天下云耳夫有天下而遂名正統則誰不知之彼稱  
帝則帝之稱王則王之而已正統之論又可不作也蘇子  
以正統者名之所在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於其人  
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嗟夫聖人以名爲教亂臣賊子  
不敢肆者畏其名也名當其實則名正名非其實則名不  
正若輕與其名而陰求其實則是名非其實也且天下無  
君篡君出而制天下則已耳設角立不相下則取義正言  
順者乎抑取僭竊者乎此安可以強弱論也如以強弱論  
苟始強而終弱或始弱而終強必旣與之而又奪之也循  
蘇子之說勢將至乎此也子長列項羽於本紀其意亦以  
當時無強於羽者也不惟君臣大義而姑與其一曰之強

過矣說者曰秦滅政由項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以項繼秦編年法也吾意不然據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八月武臣起九月沛公起沛項氏亦起江東二年四月沛公見項梁於薛六月沛公如薛與羽共立懷王羽與沛公比肩事之羽不得臣沛公也破秦正月尊懷王爲義帝分立諸王則王諸王者義帝也四月漢王就國五月還定三秦至二年十月義帝弑漢遂伐楚入彭城羽未嘗專制天下安得繼秦且項氏世爲楚將矣義帝楚後也子房以五世相韓求立韓成成死而委贄於漢以報項視項氏何如哉諸將之奉義帝以爲名也項氏之奉義帝則分也義也君臣之分定矣而弁髦弃之此在他人且不可况羽乎初義

帝約先入關者王關中沛公先入羽意不悅而惡負約名曰巴蜀亦關中地也乃以沛公爲漢王羽之剛悍自用猶以義帝一言不欲顯背之亦見公義之在人心矣剛悍如羽終身不敢稱帝羽不稱帝而作史者列之帝豈理也哉王莽之亂更始伯升皆宗室而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伯升與世祖北面臣之矣後伯升見誅世祖迺貳於更始世祖之卽位也使使徵鮑永永收繫之遣人馳長安知更始已亡乃出其使發喪罷兵封印綬詣河內世祖問其眾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世祖不悅時更始河內太守守懷攻之不下使永說之守降乃喜而賜永洛陽商里宅永固辭不受後爲司隸行縣到

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之永曰豈有北面事人而過墓不拜雖獲罪所不避也拜泣而去嗚呼亂世君臣知大義不失節者永一人耳世祖不以爲賢而反見嫌則君臣之分不明於天下久矣義帝之不得爲君與更始之不得爲君一也向使羽知大義一時賢將相維持調護之平暴亂一海內而歸之義帝王室治則退居西楚如西伯之專征亂則攝天子之事負扆而朝諸侯終身不失臣節雖伊周無以加也而豈所望於羽後唐莊宗破梁欲稱尊號張承業曰吾王世忠唐室今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

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不謂宦者乃有此言惜乎  
莊宗不足語此也此義不明遂至見利不顧放弑相尋置  
如弈棋而棄同芻狗人道漸滅禍可勝言乃作史者不正  
其義以教萬世反視強者而姑與之是遵何說哉夫史是  
非之衡也史失其衡則是非聚訟予少時曾見世史類編  
一書自唐滅削朱梁以沙陀李氏繼之沙陀滅削晉漢周  
以南唐繼之南唐滅而後授之宋謂南唐唐宗室也此又  
矯枉之過歐陽公去五代未百年而南唐世家不直書爲  
唐宗室其是否未可知也然卽唐宗室亦不可繼大統或  
曰蜀漢繼漢而南唐不繼唐不同乎曰不同昭烈仕於朝  
屢立戰功受獻帝密托誅曹以安社稷事不可爲閒關楚

蜀討賊之義聲於天下丕篡而昭烈繼宜也知誥遠竄江湖唐室之興亡無與焉幸值世變藉力徐氏奪徐而因以篡吳原其志特僭竊耳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惟功德及天下與大義伸於天下者得有之而豈私於李氏哉噫此又統之一變也

### 前漢書論

君子不幸而仕衰世國事日非天子孤立流涕痛哭而譴戮隨之一旦國破亡則撓鋒鏑冒矢石九死不悔而小人者方且崇高富貴極聲色玩好之奉偷生苟免視宗社危亡若秦越人嗚呼君子何樂而爲此夫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惟賢者能自中材以下視利害相去千

百鮮不易慮所恃史官以名賞罰之使易世而後覽賢人君子之行莫不掩卷太息徬徨不忍去而於小人之覆國者如見穢物若將浼焉故雖小人亦有所憚而自愛其身後之名蓋史之權足以維綱常扶名教如此予讀班氏漢書未嘗不恨孟堅之非其人也元帝時石顯用事京房以明易召見內殿委曲曉譬上始然之而優柔不斷房卒爲顯所陷固以爲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不旋踵誠如固言是彊臣必不可犯也勢必拜其塵由其竇而後已也王章剛直敢言以司隸遷京兆尹彈劾其職也而曰不量輕重夫忠臣事君惟義是視豈量輕重哉量輕重而後行鄙夫患得患失之所爲耳子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

愚不可及愚者不量輕重而行者也量輕重而後行則龍  
逢比干皆千古之妄人也章之極論王鳳也帝感寤欲斥  
之使章言得行則王氏之禍不至滋蔓難圖也董賢以嬖  
臣封爵王嘉爲相抑止之何武已爲三公封侯矣哀帝末  
年復爲御史大夫時王莽就國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  
舉武不聽值哀帝崩太后召莽入誅董賢詔有司舉可大  
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武以爲惠昭少主之世呂霍上  
官幾危社稷今成哀比世無嗣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而  
太后竟用莽此皆義所當言而其時其事又大臣所宜言  
者固乃曰王莽之作內外咸服董賢之寵疑於親戚武嘉  
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武嘉身爲宰相三公而